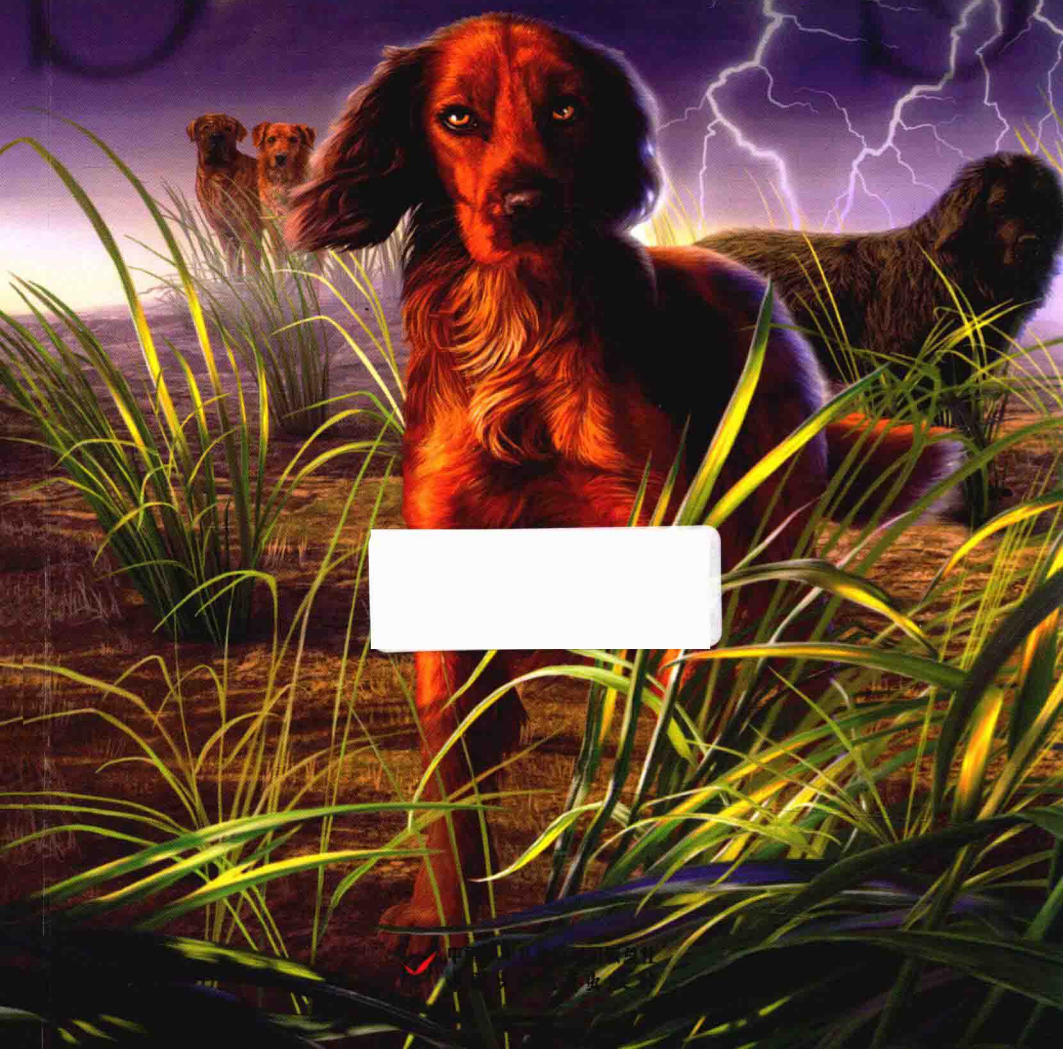


北京市绿色印刷工程
—优秀少儿读物绿色印刷示范项目

狗武士 book 4

歧路途穷 THE BROKEN PATH

〔英〕艾琳·亨特 著/冯雨晴 译



狗武士^{book 4}

SURVIVORS

歧路途穷

THE BROKEN PATH

[英] 艾琳·亨特 著/冯雨晴 译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 京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14-6285

The Broken Path

Copyright ©2014 by Working Partners Limited

Series created by Working Partners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5 by China Children's Press

&Publication Group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歧路途穷 / (英) 亨特著; 冯雨晴译.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5. 8 (2017. 2重印)

(狗武士)

ISBN 978-7-5148-2535-0

I. ①歧… II. ①亨… ②冯…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 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49472 号

QI LU TU QIONG

(狗武士)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李学谦

执行出版人: 赵恒峰

责任编辑: 史 钰 唐威丽

内文插图: 李思东

版权引进: 孟令媛

封面设计: 缪 惟

责任校对: 陈毕欣

责任印务: 刘宏兴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

总 编 室: 010-57526071

发 行 部: 010-57526568

网 址: //www. ccppg. cn

电子邮箱: zbs@ccppg. com. cn

邮政编码: 100022

传 真: 010-57526075

印刷: 北京华宇信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字数: 160 千字

印张: 9.25

2017 年 2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印数: 16001 — 22000 册

ISBN 978-7-5148-2535-0

定价: 20.00 元

图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010-57526880)

野狗群（按级位由高至低）

阿尔法——大型狼狗，黄眼，毛发灰白相间。

贝塔——即斯维特，小型无影狗，灰色短毛。

猎手：

范俄里——大型棕色公犬，长耳、毛发蓬乱，是穆恩的配偶。

斯耐普——小型母犬，毛发棕白相间。

斯普林——褐色母猎犬，身上有黑斑。

拉奇——乳名野蒲，小型公犬，毛发浓密，金色与白色相间，喜乐蒂与寻回犬的混血。

布鲁诺——德国牧羊犬，大型战犬，浓密的棕色毛发，面色严峻。脑袋宽大、毛发浓密。

贝拉——拉奇的妹妹。乳名斯魁克，小型母犬，毛发浓密，金色与白色相间，喜乐蒂与寻回犬的混血。

米琪——小型农场犬，毛发黑白相间。边境牧羊犬。

巡逻犬：

穆恩——母犬，毛色黑白相间的农场犬。

达特——母犬，毛色棕白相间。

玛莎——大型黑色纽芬兰母犬，脑袋宽大、毛发浓密，水性极好。

戴兹——小型母犬，白色毛发，棕色尾巴，西高地白梗与杰克罗素梗的混血。

怀恩——小个头儿，小眼睛，褶皱脸，毛发黑色，长得有些奇形怪状。

欧米伽——即阳光，白色长毛小母狗。

幼崽：

甲虫——乳名斯科姆，多毛公狗，毛发黑白相间。范俄里和穆恩的孩子。

棘刺——乳名娜姿，黑色多毛母狗。范俄里和穆恩的孩子。

风暴——乳名利克，暴狗，黑底有褐色斑纹的母犬。

暴狗群（按级位由高至低）

阿尔法——即刀锋，黑褐色母犬，耳下有白色尖牙状标记。杜宾犬。

贝塔——即梅斯，黑底有褐色斑纹的大型公犬。

利刃——短而宽的面颊，浅棕色毛发的暴狗。

幼崽——尖牙，乳名格伦特，棕黄色公狗。

疯狗群（按级位由高至低）

阿尔法——特罗尔，身形巨大，黄色短毛，方脸，身上多处秃毛。

特维奇——斯普林的哥哥。追踪犬，褐色，身上有黑斑，瘸腿。



引子

“放弃吧，野蒲！我才是你的阿尔法！^①”

斯魁克气喘吁吁地叫着，将野蒲压在身下，他们周围扬起了阵阵尘土。新修剪整齐的小草因为长久的热天气变得蔫蔫的，两只小狗扭作一团滚进了长脚种下的鲜艳花丛中。这一小片领地用栅栏围起来，一向安全有序！这一场混乱的小搏斗恰好能增添活力。

野蒲的小短腿使劲儿蹬踹，奋力从斯魁克的重压下挣扎出来，反扑到他妹妹身上。

“不，你不是。我才是阿尔法！”

斯魁克一个喷嚏打出了一鼻子的沙土，尖声叫道：“你等着，野蒲。”

她笨拙地跳起，想从野蒲的后颈袭击，但是野蒲向后打了个滚，用乳牙咬住了她的前腿。

“哎哟，哎哟！”斯魁克哀号着。

“我伤到你了吗？”野蒲放开咬着腿的嘴说。

“哈！”趁着野蒲因为内疚而短暂的迟疑，斯魁克扭转身

^①头领，老大。



势，迅速脱身，转而向他叫嚣道，“上当了吧，野蒲！”

“你，怎么——”野蒲也一跃而起展开追逐，“我早晚会抓到你的，跟屁——”

突然一个急刹，野蒲笨拙地站住，皱了皱鼻子。这是什么味道？

斯魁克已经消失在长脚们所住屋子的一侧，她的叫声渐渐远去，但是野蒲突然间不在意这些了。一种奇怪的异味刺激着他的鼻孔，让他难受地一直咳嗽。他眨巴着眼睛，一边挠着鼻子，一边摇头。

野蒲又打了个喷嚏，还是没喘过气来，没办法他只能猛吸一大口刺鼻的空气，无奈地嘟囔了下。

真是可怕，是什么味道？他的妈妈究竟在哪儿？野蒲蜷伏着，因为难过而瑟瑟发抖。

等一下，他突然意识到，我现在已经是一只大狗了。

野蒲重新站起来，抖了抖身子。这气味很浓烈，可他本身也是一位极优秀的追踪者——此刻他将成为最棒的那个！我自己就能调查个水落石出。野蒲仔细嗅了嗅，跟随着气味，努力忍住不再打喷嚏或咳嗽。空气灼烧着他的嗓子……

就在那里！一扇正对着长脚房子的门开着，野蒲用鼻子抵着把门开大了点儿，浓烈的味道直蹿鼻孔，他的眼睛里一下子涌起了泪水。不行，我可是在调查呢，绝不能退缩……

他尝试着轻轻溜进房间，但是爪子走在坚硬的地板上依旧发出了声响。他面前就是那个最小的长脚——她的黄色毛发拧



成一缕缕的，像狗尾巴似的。野蒲很喜欢她。她以前经常朝他叫嚷，请求和他一起玩耍，但是现在她显然没这个心思。

她迷上了一种新游戏：她爬上一个锃亮的金属“高塔”，其实就是长脚们用来烧烤食物的箱子，然后从箱顶俯下身来。野蒲皱了皱鼻子，歪着脑袋，一脸茫然。

小长脚手里握着的那件物品，摇晃的时候野蒲听到里面咯咯作响，随即她拔出了一根棍子。难道这只是一个游戏？野蒲这样想着，她在玩新玩具，或许我也可以加入。

但是这根棍子闻起来很奇怪，离她这么远野蒲都能闻到味。棍子的一端是红色的，好像在血里浸过，闻起来也很刺鼻。他甚至能听到可怕的滋滋声，像蛇一样。

一定有问题……

此刻野蒲不在乎会不会被长脚找麻烦了。他实在忍受不了这气味、这声音和这根奇怪的棍子了。别再玩了，小长脚，快停下！野蒲伸直了脑袋，竭尽全力地叫道。

黄毛长脚被这叫声吓坏了，手中的玩具跌落在地，里面的小棍子散了一地。野蒲不禁叫出了声，一个劲儿地用爪子挠着磨光的地面，因为害怕再闻到这种让他难以忍受的刺鼻味道而背过身去。可是滋滋声却变得越来越响了。

小长脚的脸因为吃惊和失望抽搐了几下，但这只会让野蒲叫得更厉害。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看来必须得呼唤妈妈出场才行。

妈妈并没有出现，可房间里突然涌进来一群稍大一些的长



脚，他们叫嚷着，还喘着粗气。其中一个母长脚尖叫了一声，一把抱起黄毛揽在臂膀里。她在责怪着什么，这会儿野蒲也停止了吼叫，猜想着自己是不是遇到麻烦了。

可是长脚们根本没注意到他，一只公长脚一个箭步冲到墙里的净亮石^①前，猛地将它撞开，难闻呛人的气味一下消散了。另外一只公长脚，比成年长脚小，但是比小黄毛长脚稍高一点儿，在野蒲身边跪了下来，伸开双臂将他揽入怀中。

野蒲害怕得瑟瑟发抖，但是这个年轻长脚似乎并不生气。他一直让野蒲贴着自己的胸膛，还不停地蹭着他的下巴，然后一边念叨着“好孩子，乖”，一边把他抱出了屋。

现在他们已经到了屋外，气味消失了，其他的长脚也注意到了野蒲，围到了他身边，有的摸摸他的脑袋，有的蹭蹭他的耳朵。那个年纪稍长的母长脚尽管言语严厉，却还是紧紧护着黄毛小长脚，眼里噙着泪花。

野蒲盯着长脚们，尾巴低垂着紧紧地贴在身下，但是没有——一个长脚责怪他刚才的情绪失控。“好孩子，”他们一遍遍嘟囔着这句话，“幸运，真是太幸运了……”

实在是受够了，慌乱中野蒲局促不安地扭动着，直到年轻长脚将他从怀里放开。他一重获自由立刻奔向小屋。

还没跑到一半就看到了妈妈，她使劲儿冲他摆着尾巴，双眼亮晶晶的，充满了骄傲。野蒲一个箭步冲到她脚前，她怜爱地舔着他的脑袋。

①狗对“玻璃”的称呼。



“干得好，野蒲！”她喃喃道，“你让长脚们注意到了很重要的东西。”

“天哪，”他松了口气，说道，“我还以为他们生我的气呢，就像之前我因为大叫被他们训斥一样。难道这次不是？”

“不是，”狗妈妈表示了肯定，舔着野蒲的耳朵，说，“相反我觉得他们已经给你起好了成年后的名字——拉奇^①。”

野蒲皱了皱鼻子，无法掩饰的骄傲中透露出些许失望：“我还以为我能自己起名字呢。”

“只有野狗才自己起名字。”妈妈不太赞同儿子的想法，“是有一些拴绳狗不接受长脚给他们起的名字，但是你的名字很不错，你应该感到骄傲。”

“拉奇。”野蒲喃喃自语。他又望了一眼长脚，他们已经回到屋里准备关上门了。

妈妈用肘轻轻推了推他。“野蒲，这是个好名字——你看天狗救下闪电的时候，那是闪电的幸运，森林狗也常常被视作是幸运的。”她的声音似乎带着笑意，“小家伙，这个名字能让你远离麻烦——而且我也感觉到你恰恰需要点儿运气，就把它当作森林狗送你的礼物吧。”

狗妈妈的一席话让野蒲小小的胸腔充满了骄傲。

“拉奇。”野蒲舔着自己的下巴，品味着这个名字，“是的。如果这真是代表着森林狗，那就是个很棒的名字。”

妈妈笑着拱着野蒲往小屋走，那是他和妈妈以及兄弟姐妹

^①拉奇即 Lucky，在英文中是“幸运”“好运”的意思。



一起睡觉的地方。落日低垂，余晖洒向屋墙，野蒲感到一阵睡意袭来。今天太累了，他无比渴望那张长脚们送给他的用柔软毛发做的睡床。

他们给了野蒲一个家，给了他温暖，现在又给他起了名字。这家长脚真的是太好了，对他一直这样好。是的，野蒲知道自己可以信任他们。

妈妈找了个屋里阴凉的地方趴下，野蒲像个婴孩一样紧贴着妈妈睡下。我是拉奇，野蒲这样想着，我希望我能永远是……



第一章

拉奇奔跑着，爪子嘎吱嘎吱地压过地面。日光透过树枝，洒下斑驳的影子，照得他脚下的落叶也亮晶晶的。就在前方，他看到大个头儿范俄里穿过森林，强健的后臀依稀可见。

拉奇加快了步伐，肌肉紧绷着，以免落后。在他后方不远处，年少的利克紧紧跟随，拉奇相信她不会被甩得太远，他可不想减速等她。拉奇的心怦怦地跳着，耷拉着的舌头能感受到秋天里冰冷的空气。他觉着和之前追赶月亮狗的几次旅程相比，自己现在变得更强大，跑得也更快了，仿佛可以永远这么跑下去。

野外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拉奇这样想着，阳光投下的一道道日影在起伏的小道上忽隐忽现。我已经远离了过去的的生活，不用再清扫城市的街道，现在的生活很好……

他一度对自己内心的变化感到难以置信。他曾经那么热爱自己当独行狗的那段时光，徘徊在城市的街道上，寻找着长脚们的踪迹。让他引以为傲的是有一次他竟偷偷在食物房的垃圾箱里找到了半只被啃过的鸡。

而此刻，我在远离街道的地方，在森林狗的眼皮底下——



竭尽全力去追逐跑得最快的猎物。

拉奇越过一截横木，感受到一种重获自由的骄傲。不久之前他被迫当了回欧米伽，还不得不接受欧米伽的惩罚，因为他为了自己的妹妹贝拉和她率领的拴绳狗迫不得已当了回狗群的间谍。他讨厌当欧米伽，但是他得承认，这次降级惩罚教会了他忠诚、谦逊，也让他饱尝了作为败犬的滋味。因为这段经历，他变得更勇敢，也更珍惜现在的地位了。在狗群中的所有角色中，欧米伽是最低等的，尤其对于像他这种曾经是猎手和巡逻犬的狗来说，这种贬低更让他难以忍受。

当然，每一支狗群都需要一个欧米伽来打杂，或者做些没有哪只狗愿意做的脏活儿、累活儿。这个角色很重要，拉奇深知这一点。

只是，这角色再也不属于他了。

既然他们现在都在赶路，那就不太需要巡逻犬了，转而需要更多的猎手为狗群觅食。努力找食供给狗武士们可不简单，但是拉奇下定了决心要做好。他做了所有必须的低等工作，但同时也伺机寻找着任何可能出现的机会，一切能在与其他狗的决斗仪式上证明自己的机会。拉奇仍然能感受到第一次战败的刺痛——毛发棕白相间的猎手斯耐普打败了他——但最终他还是成功了。他现在也成了一名猎手，身居高位，被其他伙伴器重和尊重。他又可以捕猎了，又可以为等在森林里新营地的狗群们提供食物了。

他们以前的旧营地，那个狭窄的山谷并不是一个理想的



家，因为那个地方远在白色山脊的另一边，处在一个四面环山、地势低洼的小山丘和点缀着野花的草场之间。但是目前来看，这片丛林谷地是旅途中可以安全休息的地方，在这里也能和威胁到他们的暴狗群保持距离。

这片丛林很陌生，但是拉奇对自己敏锐的直觉和对森林狗的坚定信念充满信心。刀锋的袭击逼得群狗继续迁徙让他的骄傲感稍打折扣，但对此拉奇还是很高兴的。因为有太阳狗的几次旅行很不错，他倒希望这能持续得越久越好。

“拉奇！”大棕狗范俄里转身叫他，“记住——你的鼻子一定要警觉刀锋和他同伙的味道。”

“放心吧。”拉奇不会忘记暴狗群的那个残酷头领。一想到她那张狰狞傲慢的脸，他就颈毛竖立。拉奇猛吸了一口森林里寒冷的空气，可嗅到的只是枯叶流水和地表小生物的气息，捕捉不到一丝敌人的踪迹。

我不会让刀锋接近族群的……

“那就好。要保持警惕，确保其他猎手也这么做。”范俄里转动着他的大脑袋扫视着森林，“阿尔法确信刀锋会回来报仇的。”

“阿尔法说得没错。”拉奇加快步伐，追到范俄里身边，“他不让任何狗单独外出也是正确的。”

这时范俄里放慢了步速，肌肉紧绷着，低声说道：“我们现在得小心前进，快到狩猎场了。”

这是当上猎手的拉奇第一次出征，有一半狼血统的阿尔法